

雪
堂
叢
刻

五十日夢痕錄

予自辛亥冬携家浮海瞬逾三歲朝市旣非 松楸日遠
故國之思時形歸夢去年春返國擬展視 先人壟舍比
至滬上以漕渠水淺道阻而止乃以今春復歸祭掃又以
平生誦習孔子今髮垂白矣尙未得一瞻 闕里頻年考
究殷虛遺文而足迹亦未嘗至洹曲乃于展 墓後至曲
阜展謁 至聖林廟復涉洹濟洛弔殷虛登龍門仍遵
海而反東山廬此行殊匆促往返僅僅五十餘日閒比
長夏忽已過半葢返海外廬者又兩月矣追思此行山
川親故曾歷歷在目而倏焉已失固不異往昔之歸夢

也因述此五十餘日中之聞見爲夢痕錄歲在乙卯六月
十有八日仇亭老民記

春二月二十四日携兒子福成歸國祭埽 先壟是日下午趁

汽車赴神戶寓西村旅館

二十五日辰刻登春日丸巳刻開行舟中校補殷虛書契考釋

卜辭篇

二十六日巳初舟入門司港午後出港驟熱且雨風急舟甚顛

簸幸眠食尙如常

二十七日風雨益甚舟益不穩早餐後乃偃臥酉刻霧作起坐

二時許復臥

二十八日晴霽午初入吳淞口比登岸已未正矣主白爾路婦
弟范緯君家

二十九日晨起訪沈子培方伯

曾植

距去年相見時已匝歲矣

予以歲首得方伯手書言近多食嗜臥記憶盡失欲將平生
文字作一結束予深爲憂之既相見則健談如昔爲之差慰
予前請將詩藁先付手民答書謂當錄本見寄但三年羈旅
和韻居多龐參軍殷晉安觸目皆是未免有慙晞髮耳至是
復申前請且告以此自有泉明先例在方伯乃笑而許之方
伯學行巍然爲海內大師長於予十餘年與予訂交在光緒
戊戌屈指十有八年矣宣統庚戌以時事日非掛冠誓墓辛

亥以來僑居滬上冰霜之節歲寒彌厲讀書以外惟與竺典
相伴予避居海外蹤迹不得合併今再見無恙忻慨交集不
覺長談抵暮 予與王靜安徵君

國維

交亦十有八年君博

學強識並世所稀品行峻潔如芳蘭貞石令人久敬不衰前
返里過滬初與方伯相見方伯爲予言君與靜安海外共朝
夕賞析之樂可忘濁亂指案上靜安所撰簡牘檢署考曰卽
此茈茈小冊亦豈今世學者所能爲因評隲靜安新箸謂如
釋幣及考地理諸作並可信今傳後毫無遺憾推挹甚至老
輩虛衷樂善至可欽也予問方伯滬上爲四方人士所輻湊
所識潛學未彰之士幾何方伯對以有吳人孫君名德謙者

爾雅能文章予曾於楊子勤太守石橋詩話中讀孫君序雅
馴有法度灑然異之今方伯亦云然與予意正同惜行程匆
迫不獲與孫君一見也

三月朔上午培老來談並約至古渝軒午餐坐客爲李梅庵方

伯

瑞清

午餐後同至李君博生

翊煌

寓舍觀所藏宋拓淳化

閣帖殘本三冊後有宋人王淮跋並有中書省門下省尙書

省三官印又觀王弇州藏本宋拓大觀帖三冊均極精又見

所藏文湖州山水卷後有山谷老人跋畫法從巨然出極佳

李君爲春湖先生後人初以京曹改外秩國變後寓滬上以

醫術自給可謂不媿門第者矣是日又聞王聘三方伯

乃徵

胡樞堂侍御

思敬

近並在滬上隱於黃冠皆予舊識也予曩

歲視學西江王方伯方守南康署齋寥寂如僧舍約予遊匡
阜以雨不果方伯爲言官時有直聲樞堂侍御往在諫垣亦
以忤直不容于僉壬乞養歸予曾作詩送其行今均遁迹江
湖恨不得與之握手一話滄桑也是日遣兒子至蘇接程氏
女及外孫家弗至滬程氏女早孀所遇至苦燈下相對慘然
不歡

初二日夜子初趁火車赴京口車中不得眠

初三日晨抵京口易小輪船赴淮安輪船左右小舟圍集皆山
左避青島兵禍及被水災窮民也皆携家聚一小舟中人與

以銅幣一頃刻至千餘有已與而更强索者理喻之輒忿罵
不已舟行乃免京口爲赴淮安所必經往年在滬一歲或四
五歸未嘗見此今民生日益凋弊民德亦日益喪釋氏所謂
地獄餓鬼畜生諸景象一時乃畢現於吾目中可哀也是夜
雨甚停輪數時昧爽乃復前進

初四日夜子正舟抵淮安西門外關門下鍵已久乃呼門入抵
城南老屋則已丑初矣

初五日晨興則姊夫何益三孝廉

福謙

妹夫范湘谷文學

雲諸

君已在廳事去歲益三東游主予家逾月今將一歲湘谷則
八年不相見鬚髮斑矣年已四十有九屢喪偶膝下僅一女

惇惇可念無以慰之湘谷爲予外王父詠春先生

以煦之孫

詠春先生藏書多善本甲於一郡所箸淮壩小記淮流一勺
楚州石柱題名考皆言淮故均至精密其他遺箸多未就予
生晚不及見兒時曾見手稿數十冊每冊或手書十餘葉多
者二三十葉皆隨筆疏記者中一冊記崔立事蠅頭細書至
五六葉其博覽可知先生受知於祁文端公嘗見文端與先
生手札至多以先生擬何願船張石州今何張名滿天下而
先生名不出于鄉里士之遇不遇相懸有如是哉當塗馬鶴
船壽齡曾爲先生撰墓銘其稿本 先太淑人藏之篋衍者
四十年欲待湘谷長而付之今尙在予家因告湘谷可刻之

淮壩小記之端然馬氏所撰墓誌於先生學術實未能闡發

異日當別作一傳以章潛德 早謁姑母何宜人及李氏妹

何氏姑今年七十七矣去歲臥病數月不能興因就臥榻見

之姑勤儉有淑德姑丈竺卿廣文

其厚

中壽棄世姑中年得

二子長子子樞文學

福辰

尤賢且才乃先後喪今撫兩孤孫

遭際至酷歷更百苦故每見輒洟瀾今值國變且臥病念予

甚切相持悲慟不已予無以相慰爲之腸痛其長孫楚侯已

授室彬彬有故家子弟風此則差可慰者也李氏妹亦數年

不見有孫男女各一矣境遇至艱辛苦杖持垂二十年予同

母女兄弟六人今僅存此妹所遇又如此媿無以助之又見

汪氏妹遺男二人曩別尙幼今均長大矣

初六日雨至南郊外五里松埽先伯兄及予首妻范淑人墓墳盤頗塌卸墓柏亦遭攀折枝柯不茂聞是革命時取以繫綠門故近郭冢樹多被摧折而予家尤甚嗚呼辛亥之變不止傾危朝社毒流蒼生且禍及墟墓矣豈不痛哉因戒守墓者重脩墳盤約期往復看歸途過龍光閣東北展視幼妹墓妹幼端孝如成人以光緒乙未冬卒年甫十六先太淑人時患沈疴妹侍疾三閱月昕夕不懈以勞瘁染疫太淑人幸無恙而妹竟夭折今且二十年矣傷哉午後謁叔母方宜人年已七十視聽不衰見從姊妹則轉斑白有老態有不

能相識者則予之須髯斑白固其宜矣

初七日婦 先王父通議公 王母方太淑人暨 先考通議

公 先妣范太淑人墓墓地在西黃莊距城七十里黎明乘
輿往抵夜乃入城 壟樹完好未得省視者八年矣今海外
歸來世事已非展拜之餘曷勝嗚咽歸途過田家灣展何氏
姊墓

初八日雨弔范弁英先生喪先生爲 先太淑人叔父今年政
八十無疾而逝予三十以前所遇至窮備承慈庇卵翼之德
沒齒不能忘今歸來則德音已渺展拜之餘感痛交集午後
詣朋舊答謁三十年前舊交大半不存其存者僅仁和姚又

巢丈

琛

及其嗣君鏡芙茂才

兆

章邱章君庸夫

傑

昭

等三數

人耳翦燭話舊有如隔世

初九日前歲爲

先太淑人十週忌年今歲爲

先大夫十週

忌年去歲爲范淑人五十冥壽爰延僧於三界寺補誦經一

日是日衣冠肅客至夜分

宋以來儒者每以不延僧誦經

爲有家法甚至謂誦經所以懺悔是認其先人爲有罪也此

說予不謂然古者遇祭日致齋致思今之誦經亦致齋致思

追遠不忘之意也且鬼神有無之說在今日雖尙爲疑問而

聖人則言之已明一則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再則曰視之

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曰如在曰弗見弗聞

其非確謂有鬼神可知而又曰體物而不可遺者物者事也
謂徵之人事而不可忽忘也蓋鬼神之有無於人子之心斷
之使人子而有追遠之念者則無鬼神之說非所忍言也禮
家言夏人用鬼器商人用人器周人兼用之所以使民疑也
疑也者如在之旨也今之誦經必致祭奠所以用人道也誦
經則鬼道也與周人兼用之意聖人追遠之旨未嘗悖也故
予不以禁延僧誦經爲家法 二十年來吾國人非薄宗教
太甚此亦非人類之福古聖人所以宰制天下者道德與刑
法二者以道德立其本以刑法齊其末俾相輔而相成然頑
梗不化之徒出於道德即入於刑法夫簞食豆羹得之則生

弗得則死於斯時也父不能保其子君不得有其民必欲使
蚩蚩之氓顧義而懷刑勢有所甚難矣予嘗謂人生最悲痛
之境莫過于希望斷絕爲希望斷絕之人而造出希望使有
所顧忌有所忻慕者則舍宗教家之天堂地獄輪迴果報之
說末由也故宗教者實可濟道德刑法之窮而收互助之益
于中人以下化導之力爲尤宏彼世之非薄宗教而必欲摧
陷之者果能知宗教之微旨與其功用否耶

初十日晨出東門至黃土橋展汪氏妹墓返城後詣戚友致謝
十一日約范湘谷妹丈出南門渡漕河至常莊展范氏舅及范
氏妹墓午後赴河下答拜王研孫太史鴻翔前日來拜予外

出未得見也太史與予有姻好國變以後忍饑閉戶擬賣字作畫以贍其生予爲訂潤格並作小啓云研孫太史以木天之雋望際桑海之餘生管牀旣穿陶粟屢空爰乞靈於管城代采薇於孤竹云云太史爲道三年中近事相對惟有嗟歎談至薄暮入城紆道至五里松復看墳盤

十二日啓行返滬親友多留行者予八年未歸鄉思至切此次與姻舊滄桑再見相聚懽甚日以酒食相勞除初九日蔬食齋戒以外殆無日無飲食之事情殊可感但以骨肉凋謝與夫民生之顛顚聞見之日非則又去之惟恐不速乃婉謝焉午詣船步戚友均來送情緒黯然至申初小輪船乃發夜間

發熱咳嗽暗不能語 予隣舊多老壽有至八九十者惟貧
窶日甚鶉衣百結日或不得一飽至可閔念因留三萬錢託
李氏妹分給之

十三日午間抵京口趁汽車暮抵滬

十四日翁印若太守

綬祺

來印若爲吳憲齋中丞門生曩予在

滬印若方設寄觀閣古玩鋪於泥城橋故爲十餘年前舊識
叩以憲齋遺箸未成者云有一種在王勝之

同愈

許不能舉

其名問所藏存否對以遺物尙十餘箱其嗣孫某尙能世守

云 夕靜安偕樊君抗父

炳清

來靜安與予有同遊魯衛之

約先予返鄉祭掃約在滬相會今到此已數日主抗父寓中